



極樂世界好清涼

為紀念太虛大師圓寂八週年而作

唐湘清

太虛大師在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圓寂於上海，至今瞬已八週年了。我們現在應怎樣紀念這位在當代佛教史放出萬丈光芒的巨星？我以為紀念任何巨人，最足珍視的是他臨終的最後遺語。譬如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信徒，最珍視 國父臨終的遺囑，每逢 國父紀念週一定要恭讀遺囑；佛教的信徒最珍視 釋迦牟尼佛臨終說的：「以戒為師」。那麼我們崇拜 太虛大師的人，豈可忘了他臨終的最後一語呢！記得八年前大師在上海玉佛寺圓寂的時候，臨終無別語，只說：「極樂世界好清涼！」（上海新聞報及佛教雜誌弘化月刊等均有記載）。為什麼 大師臨終時不說其他世界好清涼，獨獨要說：「極樂世界好清涼！」可以證明「極樂世界好清涼」一語，其重要性實不能忽視。筆者從 大師臨終的最後一語，體驗到下列三點意義：

一、人生佛教與西方淨土相輔相成 誰都知道，人生佛教是 大師首先倡導的，可是有一部分人，往往誤會往西方的淨土法門，與人生佛教是背道而馳的。但我們看倡導人生佛教最力的 大師，臨終示人：「極樂世界好清涼」，可以證明人生佛教與西方淨土並不背道而馳。因為火宅的人生，正需要極樂世界的無比清涼，黑暗的人生，正需要極樂世界的無量光明。我們嚮往極樂世界，可使現實的火宅人生得到清涼，可使目前的黑暗人生得到光明，所以西方淨土與人生佛教並不背道而馳，而是相輔相成的。

二、再來人間與往生西方並不矛盾 大師生前說過：「太虛願作再來人」。這證明 大師是大悲大願的菩薩。可是後人也有誤會，以為再來人間的菩薩，就不能往生西方，但我們看到願作再來人的 太虛菩薩，臨終尚且說：「極樂世界好清涼」，這可說明再來人間與往生極樂並不矛盾。非但不矛盾，且往生極樂以後，再來人間度生，更有把握。好比出國留學與改造本國，不僅不矛盾，且遠涉重洋的到先進國家去留學以後，更能負起改造本國的使命呢？

三、西方淨土法門殊勝 我們從 大師對於世人的最後開示，可以確信往生西方淨土是特別殊勝的法門，因為 大師生前雖是八宗並弘，但臨終只是懇切的開示我們一句：「極樂世界好清涼」。這與佛經上說的：「末法億億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得度」，可互為印證。並且東南西北都有淨土，而極樂世界是專指 阿彌陀佛的西方淨土而言，為什麼 大師最後不說東方南方北方淨土？獨獨要說：「極樂世界好清涼」，這也可證明古德說的：「淨土何以獨指西，可使心念有歸棲」，確有至理，因為這樣可使眾生心念專一，步調一致。

以上三點，是我對於 大師八年前臨終開示所得的體驗。現在我們紀念 大師圓寂八週年，應深深的牢記：「極樂世界好清涼」。希望大家接受極樂世界的清涼，改造火宅的人生，接受極樂世界的光明，驅除人生的黑暗。

劉君信佛感應記

周楊慧卿

瑞金同鄉劉君立誠，於我家有世誼。自三十七年來臺，在省立彰化商業職業學校任教，先後七年。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，突患嘔血症，至臺中就醫，因嘔血過多，不省人事，不能言語。我等不知，到十七日探悉往視，則已臨險境。醫生已與其夫人及同事決定開刀，以期或有萬一希望。但奏刀後，胃腸均好，未發現瘻結所在；不得已乃將胃可能發生潰瘍之處割去一部分，及可能溢血之靜脈管繫住一端。我等在旁，為念佛菩薩聖號及大悲神咒，祈其安隱。十八日晚，我在家中為之念佛時，髮髻見劉君站立在前。十九日午往視，為念佛咒，劉君屢注視我，後伸手縮腳，向我說：「我要起來」。其弟立緣說，此為數日來第一句話。我以為與我昨晚所見相應，私自喜慰。以後常以大悲水飲之，並為擦頭額手腳。醫生同時用多種方法為之治療。在此種情況之下，逐漸穩定，大家認為得未曾有之奇蹟。但病根未得，刀創未復，過了七八天，腹部隆脹，堅硬如鼓。於是更換醫院，重行開刀，放出之水，凡萬餘CC。醫言此或為肝硬變症，水將續積，腹將續脹，已無力回天，不過遷延時日而已。

劉君神智清晰，自知危險。對我說：「周伯母，請救我，請接受我這麼一個兒子！」我說：「我們是世交，關係不是尋常的。我天天念佛誦咒，為你回向；你要相信佛法，請佛菩薩保佑你」。他說：「好，請你領導領導」。他對他夫人說：「周伯母的淨水，擦得頂舒服；她一到來，我便覺好過。」我們決定跟周伯母信佛了！人家怎麼說，一概不管！又對他弟立緣也說過幾次，並且囑托「以後你們要幫我注意！」因為他本來信耶教，多所顧忌，現在觀念則為之一大轉變了！